

辞书释义浅探

姜晓彤

(烟台科技学院 山东省 烟台市 蓬莱区 265600)

摘要: 辞书的释义就是对辞书所收词语的含义所作的解释。辞书是供人们查检以释疑解难的工具书,它的主要任务一般是由释义承担的。辞书释义的目的就是要揭示清楚词语的全部语言义和言语义。辞书释义要具有科学性、准确性和完备性。本文从辞书释义已有的原则和不足两方面分析辞书释义。

关键字: 辞书; 释义; 原则; 不足

辞书的释义就是对辞书所收词语的含义所作的解释。辞书是供人们查检以释疑解难的工具书,它的主要任务一般是由释义承担的。辞书的释义就是对辞书所收词语的含义所作的解释。

词语的意义有两个方面含义:一是指词的语言义,二是词的言语义。词语在进入语句之前,当然有它的语言义,即从各种语法中概括出来的、有多种义项的意义。词语在进入语句之后,就产生了一种言语义,也就是词语的具体用法。这种语言义就是词典义,辞书释义的目的就是要揭示清楚词语的全部语言义和言语义。辞书释义要具有科学性、准确性和完备性。

一、辞书释义原则

辞书种类很多,无论形式或内容都不完全一样,释义的一般原则和要求有共同的地方,也有不同的地方。

1、释义具有客观性

辞书对词语意义的解释要求对语言材料进行认真、客观的分析,以科学观点揭示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或意义。释义不客观,不符合语言实际,就背离了辞书供人查考以释疑解难的宗旨,甚至徒增混乱,贻误读者。

词义是客观的,是没有阶级性的。但进行释义的词典编纂者,由于受时代、观点、思想方法等方面的制约,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释义发生主观片面性。对某些词语所反映的思想倾向不加说明,缺乏科析和客观阐述。现就“命”、“命运”比较两部词典的说法。

命运:人的祸福穷达得失,非人力所能左右的。(《东方国辞典》)

命运:①指生死、贫富和一切遭遇(迷信的人认为是生来注定的)。(《现汉》)

显然前一部词典释义没有指出“命”、“命运”反映的宿命论观点,《现汉》的释义是比较正确的。

释义正确不仅是观点要正确,还要符合语言实际,无论历史现代的,词语反映的事实要如实表达,不能夸大、缩小,更不能望文生义,歪曲事实。

2、释义具有完备性

词语的含义随语言运用、发展是不断变化的,从简单到复杂,从单义到多义。一部大中型语文性词典释义时应如实表现出词语的全部含义,不可缺漏。词典因性质、对象、目的不同,对词义收录也有不同的选择。《现汉》是现代汉语规范性语文词典,它对收古汉语义、方言义、专科义选择比较严格,不全收,不详列,但对现代通行的词义,特别是派生义、新义是不应遗漏的。比如,“风情”,《现汉》1978年版本释为“①关于风向;风力的情况。②流露出来的男女相爱的感情(常含贬义)”。而这些年常用的“风土人情”的意义没有收录,1983年重排本已补。

3、释义的概括性

概括性是词,也是词义的一个本质特征。因此,在释义时,必须在众多具体的语言材料中抽象出词义的基本特征,即一般意义。

词语在语言运用中总不是单独存在的,它离不开一定的语言环

境。词典释义时,就要分析具体语言环境中词语的特定含义,从而综合出普遍意义,这种意义要能涵盖词语涉及的同类型的所有语言材料。

释义要概括,就要防止释义太狭窄、不周延的情况。《现汉》在编写、多次修改中重视了这个问题。比如:《试印本》、《试用本》“敷设”注为“铺(轨道):~铁路”,释义就嫌狭窄,管道、水雷、地雷都可敷设,同书“水雷”的释义就是“敷设在水面或水中的炸弹”。后来就修改为“铺(轨道、管道等)”和“布置(水雷、地雷等)”两个义项,释义较为完备。

4、释义的精确性

词语的意义除了极个别的等义词、异体外是千差万别、各具特色的。释义要求能体现词语最本质的特征,能使词语之间的区别表示出来。这就是释义的区别性。概括性要求突出词语表达事物的一般特征,区别性要求表现词语的具体意义。词义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,释义要概括也要具体。概括要求释义适用面广、周延,具体要求释义情密、确切,避免太泛,不准确。

释义要精确,必须从充足的语言材料入手,深入分析,反复琢磨,进行科学的归纳、抽绎,将词义准确无误地表示出来,切忌空泛和笼统含混。

另一方面,语言还有个模糊性的特点,词义同样具有模糊性。比如“天亮”、“黄昏”都只能是模糊的概念,不能定死在什么时间,天色亮度达到什么程度。词典释义表现词义的模糊性,与精密、准确性并不矛盾,只有注出这种模糊性,方才体现出释义的准确性,也才能确切地反映语言实际。

5、释义的系统性

一种语言的词汇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系统,词义同样是有系统性的。词典的释义,就要努力表现出词义系统,从而使自己也具有系统性。

释义的系统性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,一是某一个词语的释义,一是不同的词语的释义。

一个词语(主要是多义词语)的释义,要表现出各个意义之间的关系,比如古义、今义,普通语义、方言义,本义、派生义等等,义项分合排列,注释方式方法都要表现出系统性。

词语与词语之间的系统性,表现为词语横向的相互联系,比如同义、反义、同类、同形、异体等等。相关联的词语的词义也有相应的关系。相关的或同一类的词语释义方式,要尽可能一致,释义内容和措辞要相互照应,义项分合、排列也要平衡。比如数字、四季、节气、颜色、方河、标点符号、亲属称谓、同类器皿等等。这些有关词语的释义一定要相互协调,不可轻重失调,详略悬殊。《现汉》编写中是注意了释义平衡的,但也有不少同类词划分义项不相应的情况。比如“木”字头下“木头”和“用木料制成的”分立了义项,后义例有“~器、~犁、~板”,而“石”并没有分出“用石料制成的”义项,例子“~器、~板、~碑”与石头的意义合主了一起。

6、释义的规范性

《现汉》编写宗旨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,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,所以,规范性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。释义的规范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第一,要收录词语的合乎规范的意九表现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词义系统。第二,对不规范的词义、用法根据词典编写宗旨有选择地收录,以规范词义为标准给以解说或另加标志。第三,释义的语言要规范,使用现代汉语白话文。

7、释义的简明性

释义文字要求简洁、明快,要做到以恰切的语言表达出合乎要求的信息,使释文不可增减一字。简洁,能节约读者查检时间,当然也会减少词典的排印成本和读者的负担。另一方面,释义还要明白。不能为简而简,应精简而不疏漏,明确而不含混。释义的简明性,明应是第一位的,简要服务于明。简而不明,疏漏、晦涩,让读者查阅、猜想,浪费了宝贵时光,其结果与繁琐、冗长没什么不同。

8、释义的通俗性

各种词典释文的通俗性要求是相对的,不能一概而论。《现汉》是把释义通俗性作为原则贯彻的。一般说越是常用的人们似乎很明白的词语,要准确释义又要通俗易懂却是极不容易的。比如“跳气”《汉语词典》释为“跃”,而“跃”又释为“跳”,循环论证,等于没有说出真正意义。《汉语大词典》“跳”释为“跳跃”,“跳跃”释为“跳动腾越,跳越”,结果使“跳”的“①跳跃。②跳越”义又合二而一了。《现汉》释为“腿上用力,使身体突然离开所在的地方”,比较翻翻,易懂。

上述几个方面的释义原则问题,客观性、概括性、准确性、完备性、系统性等,一般视为科学性的内容,而规范性、简明性、通俗性等一般是实用性的内容,我国的常用辞书,如《现汉》等,在准确性、规范性、简明性、通俗性等方面做得比较突出。但在释义方面,仍旧存在一些问题。

二、释义的不足

1、释义用词没有限量。国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开始“基础词汇”研究。当代词典释义用词限量的杰作首推《朗文当代英语辞典》。1995年英国出版(或修订再版)了4本英语教学词典,释义用词全部定量限制,数量从2000~3500个不等。由此可见,在国外当代语文词典编纂的实践中,释义用词定量限制是一种主导趋势。《现汉96》共收字、词6万余条,而所用释义性词语总数达36000多个,占被释字头、词目总数的一半以上,说明该词典释义用词庞杂,沿用的是传统随机释义法,没有考虑释义性词语量的总体控制。

2、释义方法有待改进。《现汉》成功地使用了多种释义方法,如定义法(下定义)、互训法(同义互训)、描写法、例证法(举例)等,但仍然存在欠当的地方。

(1)、释义用词生僻。[纠缠]②捣麻烦(《现汉》96:674页)。
[捣麻烦]有意寻事,使人感到麻烦(《现汉》96:255页)。
[纠缠]②搅扰,找人的麻烦(《现汉》96:729页)。

使用《现汉96》查“纠缠”,却遇到更生疏的“捣麻烦”还需要进一步查寻。如果“纠缠”的②义直接用“捣麻烦”的释义替代,岂不更为便捷?同义互训是词典释义的基本方法之一,好处是可以节省大量篇幅,避免重复罗嗦;不足是给读者增添翻检负担,影响检索效率。建议尽量不用生僻的词语对释。《现汉05》已经改进这一词语的释义。

(2)、局部循环释义。互训法不失为词典释义的简便方法,但如果控制不当,就会导致循环释义。用A释B,又用B释A,结果等

于没有解释。《现汉》总体上注意了这个问题,但仍存在局部循环释义的情况。例如,“正、恰恰”一组副词,《现汉96》和《现汉98》都存在循环释义的情形。在现行的词典释义理论框架内,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。如果能够提取一套释义基元词,像《朗文》那样做法,用释义基元词解释其他词项,释义基元词用其他方式明义,如感知法(已经习得,无需释义)、语境法(放在一语境里即知其义)、图示法(用图例说明)、义征法(用义征标记词义)等,则有避免循环释义的问题。

(3)、释义内容有欠缺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5版)中,“良”字的义项有4个,前两个义项是:①好:优~|~好|善~|~药|消化不~。②善良的人:除暴安~。据这一释义及例证,我们可以认为“暴”也应该有名词性的“残暴的人”这一义项,但词典中“暴”字却没有这一义项,只有形容词性的“凶狠;残暴”义。《汉语大词典》,“暴”字的义项有:1.凶恶残酷。……2.指强暴凶恶的人或行为。《墨子·天志下》:“吾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。”《汉书·刑法志》:“夫法令者,所以抑暴扶弱,欲其难犯而易避也。”“良”字“善良的人”的义项和“暴”字“残暴的人”的义项,今天虽然不作为词单独使用,是语素义,但在古汉语中它们可以作为词独立运用。“良”和“暴”都既可以表示性质,也可以表示具有这一性质的人,符合汉语的认知规律,词义性质及其演变具有一致性,因此“暴”字应该加上“残暴的人”的释义。

(4)、在释义时存在前后体例不一致的情况。

下面我们再看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5版)中“凶”和“恶”字头的释义:凶:①不幸的(形容死亡、灾难等现象,跟“吉”相对):~事|~信。②年成很坏:~年。③凶恶:穷~极恶|这个人样子真~。④厉害:病势很~|闹得真~。⑤指杀害或伤害人的行为:行~|~犯。⑥行凶作恶的人:正~|帮~|元~。恶:①很坏的行为;犯罪的事情(跟“善”相对):作~|罪大~极|恶~劝善嫉~如仇。②凶恶;凶狠;凶猛:~霸|~骂|~战|那人长相真~。③恶劣;坏:~习|~意。

从语义角度看,“凶”、“恶”表示“性质”、“行为”以及“人”的三个义项联系密切,属于同一认知域,因此在释义时要充分考虑彼此间紧密的语义联系。虽然难以确定这三个义项的先后顺序,但从遵循辞书本身的结构规律和系统性的角度看,在义项排序上应尽量保持一致性。但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却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,“凶”是表示性质的在前,而“恶”则是表示行为的在前,两者体例不一致

由于许多专家多年的琢磨、修改,自觉贯彻为推广普通话、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宗旨,在划分多义词词义界限,普通话和方言词界限,确定每条词语的意义特点、语法特点、语用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,释义基本上达到了要求。这是值得肯定的。现代通用的辞书所存在的一些不尽合理之处,我们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,以促进我们的辞典编纂工作,使其成为真正的“典范”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曹聪孙.词典释义的规范化进程[K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0.
- [2]刘凌.汉语语文词典编纂中的新趋向——谈词典的多种功能融合和阅读性增强[J].辞书研究,2008,(1)
- [3]张铁文.词典编纂的利器——互联网[J].辞书研究,2004,(1)
- [4]陈汝法.释义要十分审慎——四论词义研究和语文词典编纂[J].辞书研究,2002,(3)
- [5]余渭深.计算机在词典编纂中的应用(上、中、下)[J].辞书研究,2001,(3).

姜晓彤,1986年9月,女,汉族,山东省烟台市,硕士研究生,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语言文学,烟台科技学院